

168
4
6

瓊臺會稿

二之三

是故父為老

可為定制且又佳

以來知經好禮之

以或言於公朝或創

變或為之於獨而不

後此無他泥於古便于

瓊臺會稿卷之二

記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加藤家藏書印

瓊山丘文莊公濟著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粵自封建之典
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為士而
子或為大夫天父為大夫而子或為士廟數不可為定制且又佳
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
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
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為之於獨而不
能同之於眾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於古便乎

館印

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為影堂文公先生
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主定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
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為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
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
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崗黃氏世有顯宦其先
世在宋為朝奉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
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
僧者為黃氏世嫡乃謀于眾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為
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
相與建祠堂眾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
堂三室以為祠堂堂之前有亭其以庖厨齊沐之所外為三門
繚以周垣樹以松柏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
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參歲
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
于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
繫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珥暨其從子瓘以鄉
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太學援例寧觀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
馮君宗輒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
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
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
之士也矧又時有掇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為過既名為
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

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仵持歸鏡於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也哉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宋盛時構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蓋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及始之祭咸

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

國初屢脩屢壞承事公十一世

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旣成乃饗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恭衍衍以和儼然真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興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踈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十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旣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惟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

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旣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况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疑心固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咸溯流以徂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茲盖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王版屬籍有剝接花木之契盟府册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盖兼之也故卒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于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民夷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闡之任一時勲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濬待罪太史於

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

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爲西平侯也錫以誥文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未爲多福之語及讀

太宗爲善陰隲書叙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

心慎密恩信遠孚夷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

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既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亂今官傳公主宗盟膺

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既以身體而力行之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也

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復之舉而獨以爲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王家昭靖王生際大明啓運之初輔我

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陞世以忠愛傳家上報國恩下安民夷闕

七朝餘石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

而循循然終身為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為常施諸人者忘其為惠蓋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楣蓋摘

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夫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濬言以為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為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為一十八侯尚賢也我

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王以為藩屏大封功臣以為楨幹非宗姓

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為沐氏子若孫若曾玄若來以梟若仍以雲蔭授而祿食耕采而復家者登斯堂也覩斯扁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之心報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但居大位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滅獲之賤驃嬰狔獠之蠢昆虫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即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傳公之至意則夫

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尔沐宗永末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
其名聞于朝者選入

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搗焉適子冢子得疾
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
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
和凍者以解槁者以甦勃勃然生氣漸回而絕達有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
來復於隆冬沍寒之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
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平生止
一子宗祊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
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為記其居藥之室嗟夫一

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
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
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
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於天者於
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已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
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
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鑿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
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
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
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
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

夫春陽之氣既乖則復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稗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化之原人能歛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斡其鬱氣資其化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以使之各得其所而懽忻交通矣况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翥者仕爲戶

部侍郎咸淳中謫官米瓊子孫因居澤山之龍井村 國朝末
樂中始遷于條塘之黃瀛後又遷于瓏窩是為今居侍郎公之
五世孫悌所葺也悌號瓏窠居士為人易直而好義獵涉書史
善議論喜歌詠家饒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問學然
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
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曰翥字子羽號秋澗則始來瓊者也十世
曰顥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頤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興翁字
復古又自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頤皆葬雪嶼惟顥與興翁葬黃
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
導生子袞乃居士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于居士蓋十有四
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為基也甚厚而固至居
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
而皆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
起者安知其無若秋澗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
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茲以往至于千百世
之久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為處則為孝子出則為忠臣本仁
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
士有世好而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
親也予叨官 禁林以文章為職業於凡天下士夫有所述作
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 朝退援筆書此
寓歸付居士子淵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閭之中鰥寡孤獨飢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飢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若是不否乎不能若是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不能用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始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君矣子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子言以思君之思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
穴土而甃之以甃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
豫爲藏衣冠之所也旣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
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脉皆發
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
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
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
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
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
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
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
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緼縕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
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凝而爲
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
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葑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
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
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旣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葑溪之上盖
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擬之

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
而無贊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
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
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
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
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
之固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
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
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審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
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
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
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 朝廷委託之重付以
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于邊處於
室家行於道塗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
葬喁喁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
爲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

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
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于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
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
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
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其平生成立之
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已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

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邇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

近儒生購求書籍度于軒窓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爲夙契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爲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爲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廷君解堯典粵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已之說焉士毅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于已者尤

在武焉子願士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斃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為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為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既其實也誠如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皆稽古論以復行之又聞

留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為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畊者以觀稼穡一日携諸子遊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跽而問曰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昫昫而茫茫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藐綿蒼莽之際孰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

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得則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單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畊翁曰

然翁既捐館彥宜以事來 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

願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授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嘆曰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

成化元年

栢庭記

增減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溷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 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為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為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趨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

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兢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鄭昱時裕客 京師介子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

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歟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故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

見者豈真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
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
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
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
得矣予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潁川陳君所築以樹桐者也君之
言曰吾性嗜琴每艱得器之良者而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
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面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
完故聲不揚此琴所以徃徃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
間有之多生於平壙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
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
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已用也凡吾
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
音者皆於此取材焉可也間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
與君別隨計之 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
春秋再踵君堂則已嶄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徃觀來不出十
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絃誦之
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間有
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雖然為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為百
年之計者樹以德木云乎哉君子同志友也名徽允諧其字世
為瓊人連試于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而築室以為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極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歟景輝曰不然某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某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搯手而有衍揚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弄坑塹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鷄犬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憇以斯湏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其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其其父今霑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以屬予

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蔑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虜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歟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歟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歟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歟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

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鴈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洿池之中比鵞鵝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蹠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為大夫摯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河潏而為沼沚視茲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眉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為鴈集瓊庠記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

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
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卽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
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媿惡一一得以寓目焉
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爾旣登
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
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脩予與焉編脩職專史事本朝
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遂
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
敢盡用已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乎言語文字
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曾
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屬
則已精神衰蕪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省
而自嘆曰噫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克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
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
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冑監也有日會之
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大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
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
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
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廚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蓋
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旣進也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
報濬生避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莽之中進
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

以報稱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耻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歎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而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今所居之軒而書此以

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曾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真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免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

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
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簞以北學於中國中心
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
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
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歎自盟于
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皮藏於學宮
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
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
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
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

先聖于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

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

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年七

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樹若干內皮以

書僅成予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

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

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

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

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

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

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

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

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無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后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老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戰然然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待從之臣在

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卽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大夫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卽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

勉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隆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患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卽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卽丹陽田爲之卽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壠壠上壘石爲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噓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焉曰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旣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于斯漠漠水田四際山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簷牙

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勅樓若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闔闔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是爲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肄之所月凡三校閱于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聞之石門其脉穿海底而南卽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爲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幃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所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霏之外有峯巒纍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坨之間者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于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末

瓊臺會集卷三
越林表面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
所謂神應海口是為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
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樓臺峯岫千態
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真天下奇觀昔人所
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
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
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
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
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于池沼中然吾郡以叢
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匭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
微矣今

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小子無
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寘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
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
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
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
預為歸老之計而即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為堂亭之名非敢
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

天子幸閱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
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稗而飯之釀秫而
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
首以祝頌庶幾以報一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

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暘明貫通于四時地之清淑旁鍾于庶類是以物之生于斯也形瑰竒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蚤歲粗知讀書卽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卽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爾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竒特秀絕者詢之士人或呼其名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

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于羊城由是泝瀆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往往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於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竒之容華艷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比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

於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或爲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闌檻朝視夕顧以覬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具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爲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圃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

有未雅者爲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 禁林明

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旣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味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旣而萎稿者幾盡予爲程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

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閑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

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興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為亭記用著吾心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為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館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

京師又明年是為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群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煢煢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言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

兄弟告之曰善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徃徃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兄源曰尔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尔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穉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九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弃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

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善書者書可繼堂三太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髮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

言大矣哉夫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矣

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高卷之二終

新建縣學生負戴士民校正

瓊臺會稿卷之三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記

開鑿大庾嶺路碑陰記

嶺南自秦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以至于唐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即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為張燕公所知名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即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吕科為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

序文是年為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為者召公為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為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為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為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者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為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即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為偽既而即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大學偏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群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暉景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誥為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

為者輒為浼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
今上即位之二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
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語君曰諾
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礪已就將求善書
者錄公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手天
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橫
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竒材珎貨出焉戰國以前
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
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疑即此途也然序文
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黃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
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
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
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
於是為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于
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
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
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
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
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
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
國計大有補于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
以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

公薨之歲始見知于

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為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
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予
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衮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
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為書之畀
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太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也寺
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干世傳為
異人所初蓋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
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
石以為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蓋自孫吳時僧康會創於金陵始
及晉南遷重加脩飭天下倣而為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
建之以為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為宗固
無有所謂身鳥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焉有
所謂浮圖固無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世皆知奉其教之外
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
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二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麼
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麼自南天竺浮海
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
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于嶺南
而雄郡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

焉謂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方袍之士必有深於達摩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脩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戶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脩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錢唐南高峰之麓有寺名石屋卽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崑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爲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奇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圯鞠爲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馨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觀陳迹慨然以起廢爲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

興憫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又廢之功蓋亦難矣歲丙申馨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求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爲謀馨佛者也有所述作顧不於其所同道而以屬之吾徒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然者烏可靳一操筆之勞哉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况吾儒哉然以予觀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蓋欲堅忍其心

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惜况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則侈屋宇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訐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爲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爲之舉世皆然吾亦姑爲是以銜俗耳於是大言以自蓋虛喝以相脇遁辭以遷就謂夫一切有爲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俸視道法以矢擲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惠馨弊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

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上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拔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

慕公之為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偽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已且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群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鞞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

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為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輒筆錄之以為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叙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為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為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為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蘇學雖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為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家傳其書而人為之學但其微言奧論多散見於傳註或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觀此書之全一何幸哉此蓋南昌張廷祥編脩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劔江涂伯輔憲副俾刻梓以幸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各自為名今憲副君乃以編脩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子全書云

成化十年

王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替之刪之定之脩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為論語則雜出眾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為然而又於此得以驗

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不符合真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為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撰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閔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產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輩卿氏為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為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徧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略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叙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六經言文之

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為一後世言文者岐而
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
論文若歐蘇之儔顛顛焉以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
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
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為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
於涑水傳家集歟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敷歷中外終
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為職宜乎
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
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
辭藝者歟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濬對

大廷時公為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賓其之舉首為當筆者
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簣時不及致一辭奠
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
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
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
為然 允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皆然馴至于宣德
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
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
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
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為尤盛正統戊辰

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太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已巳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叅預大政是歲濬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厠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為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年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膺貢來京師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為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聲欬然瞻思之頃恍忽若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為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求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乎拭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而為威儀氣出而為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漸盡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為辭采載於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睚眦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為人凡其立心行已蒞官臨事如其為文其

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卽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儗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繹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鉉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拙庵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卽得倫魁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裒然舉首者分宜人也未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以應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人宣德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勅教之者前則吉水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粵自我

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館閣率以爲常而皆莫若茲兩舉之盛翰林之選自三名外而以庶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前惟稱文端文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李拙庵三先生也濬來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學則受教于蕭先生入翰林則受知于吳李二先生而李先生又某之座主也兩預纂修皆在其館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

于江西江廣之交僅隔橫浦一小阜耳風聲氣習未必頓殊在學校時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中秘乃得親炙之而受拙庵先生教益為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為延譽公卿之間方先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千里之外弗克躬詣几筵寓辨香以致敬負先生多矣歲庚戌先生之子廷章長憲廣東適入覲

闕庭會間因及先生文集已繡梓而未有序引某老門生也素有得於先生指教而知之為詳謹評其文以序之曰自古帝王之世上有作人之化下有承學之教是故人有所養而學無異習其氣既克其理既明故發為文辭足以達志意暢情性紀事功而長留於天地間以為不朽之傳先生之文雖得之天資本於學力而實由乎鄉裏漸染之餘朝廷振作之效也是以剛

大之克而不失於委靡道德之明而不淪於空寂體質渾全無有查滓詞氣溫雅不事刻畫蓋肖先生之為人也某嘗序尚約先生之文曰先生行事如其為文請為一轉語以序先生斯文曰先生為文如其行事先生諱紹字克述吉之安成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云

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詩文也公諱亨信字尚實廣之東莞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擢給事中以事謫交南未幾起為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嘗奉 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同宣府為最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宣府城二事尤為卓偉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

習知邊事者至今猶嗟羨公之先見卓識以爲不可及噫向使
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涖止之所 後來決無北狩之
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之固 將來或有南牧
之患公之有功於 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
可勝嘆哉公爲文和平溫雅類其爲人而尤喜爲詩其詩不事
鍛鍊用眼前語寫心中事諷詠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達明白
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子泰哀集公遺文得若干卷用公別號名
之曰覺非集因其從子琪來京師命求予文序其首嗚呼公豈
待此詩文而後顯名於世哉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下之川皆委

於東南流行而止滄溟以爲海廣南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
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
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嘗
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五而
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纍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
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
書然皆略而未詳也入 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之氣
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於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
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蘖芽之生然不
害其爲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

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茲兵

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
 知府番易吳君中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
 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易高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千石
 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復以都憲
 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
 兌居東南澤之所潄也嶺為山之支海為澤之委是蓋天地間
 山川之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
 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
 在荒服之外至秦始皇入中國是時也曼胡之纓未改也椎結卉
 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
 衣冠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恋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

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
 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 天府
 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濟
 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越與閩
 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歟是志也雖為廣郡
 而作九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
 見之然則予之為是序也豈為一郡志哉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 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
 年 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蓋
 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猗歟休哉體元

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

上以命侍講臣濬編修臣華臣等奉命惟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鎡教諭臣鏞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燠為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充焉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三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六經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備其道大以明宛然治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秦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

無餘矣噫

聖天子俄頃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即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以經為學以儒為名以豪傑自負躬逢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歟臣濬祗奉明旨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

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成化元年

會試錄序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卽開設學校又明年 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旣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爲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自開

國至今百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爲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

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 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卽日 陛辭往泣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爲錄以傳臣濬當叙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奧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朝之興首表章之

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于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爲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

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慕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

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略不及爾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焉俾知所戒

成化十一年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其臣僚是訪是延惟茲兩京則出自

上命而必以文學侍從之臣者重京畿也夫

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致重於京畿者蓋以人才之生於斯為盛不止於一方一塗而已也譬之天

焉莫不有星而紫垣之旁眾星斯聚譬之地理焉莫不有川而泗渤之區眾流斯匯勢也亦理也嘗觀有宋盛時建都于汴咸平初元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自開封貢者四十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郡人才之盛從昔然矣矧今京畿貫古幽冀之域燕趙之區豪傑奇偉之才古多有之肆惟皇朝宅中圖治以臨天下四方之人咸來萃止

列聖相承長育培植日增月益至仁之所涵煦德輝之所照臨則雖武弁之胄屯營技藝之裔莫不改其素業惟文儒是尚經術是習不但公卿大夫士之世與夫胄監庠序之英為然也青青子衿挾冊呻吟閭閻秩秩十有成群噫何其盛也今歲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三千人大率郡邑學校士居十之六

太學生十之三自他塗來者又十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畿甸之人而凡天下藩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家食野處需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焉氣彌於中文彪於外默默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故事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先期禮聘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磨其選將及期又請監試官於都臺監察御史臣某臣某實董其事至是始以考試官請於朝上以命某官臣某徃主試事即日 陛辭錫宴一如禮部會試故事其試士所在即會試天下士之所也臣等提調官考試官監試官暨收卷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共戩期以祛宿弊求實才以無負 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臣等乃於千百人之中拔其文之合格者一百三十五人以實解額非人才之可取者止於此也此其尤者耳又於一百三十五卷之中簡其文之通暢者二十篇以爲小錄非文章之可錄者止於此也此其優者耳小錄成臣當爲序竊惟當 盛世熙洽之餘

聖君在位之日人孰不爲士也而吾獨得居於近畿士孰不就試也而吾獨得僑於 京闈其來也既得旅見於 彤廷其成名也又特引見於 丹陛天下藩服賢能之書未獻于

天府而吾姓名獨首塵於 睿覽於戲 日月在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覩而吾接見之獨近且先焉其榮幸爲何如哉其榮與幸既先於衆人則夫所以感激奮發以作其氣以銘其心盡其職業礪其名節以圖報稱於他日者豈可後於衆人哉詩曰無

言不酬無德不報諸士子其何以報上乎謹序成化四年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益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略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為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喻戶曉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

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後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士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啾啾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

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
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悞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忘人有爲也聞
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
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
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
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
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
及出而比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
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
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
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
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成化十年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
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
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
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
惟錄其大而巳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
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
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
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

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於此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脩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

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繙
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
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
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
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
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
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
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
肱耳目爪牙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
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
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有世
石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
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
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
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
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
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冠地履之分必
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
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
真朱均必不可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
舍伯邑考隱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子必子

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
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
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
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脩
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
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
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子焉以有
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正身而
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
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
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
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爲人者
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
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爲人物亦
得其所以爲物天由是而得以爲天地由是而得以爲地則人
君中天地而立爲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
乎爲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
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爲此書始
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
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
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成化十五年

學の後序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
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
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
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
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
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孰聞之矣而又贅
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
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
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
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
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
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
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
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
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
太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
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
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
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
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

凡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有鄉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齊先生作朱

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
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順天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之教以格物為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焉予幼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輒加考究後見夾漈鄭氏通志略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刪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者日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衍義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况其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鑿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察其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為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此故即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為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中

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
唐宋以至於元代代皆加脩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
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
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博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
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
物理之學者以爲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願
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
職不出 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於此
生終無可成之期姑序其槩而藏之異時營老菟表及正者丘
之後萬一 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
有以此聞之予

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
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
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
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
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
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
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
子親受其教旣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
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

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剽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旣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

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
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
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
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
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
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
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
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
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
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
幽遐不履城闈而得以知人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
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
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
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
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
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子孟
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
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魚雜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
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
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

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為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

取諸身不專為人身設也而後人作為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為之形流而為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晷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之內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脉絡若

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脉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為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况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真圖附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訛繆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為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其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製歟嗟乎所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

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賦化甲辰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甫一科即罷之又十有四年始定為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未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試程文甲申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夫以

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為職業尚弗克盡見况遐方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蒐訪者累年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俾諸生錄出益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為一帙以便觀覽虛其末簡以俟續入於乎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哉非但可以攷見

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之高下文氣之偉蕪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觀之

吉水龍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左戶之藏既散肉譜之學不傳而士大夫家有譜牒者蓋鮮矣今天下分兩畿十三藩服而人家譜牒之作盛於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者蓋有四焉江鄉土綿地瘠季世割據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圖籍不盡燬於兵火一也習尚淳朴不蓄一切珍奇玩好之物倉卒變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門地崛起之家雖盛顯物論終不之與所謂故家右族恃譜牒以為文獻之徵三也人以讀書為業雖田夫販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獵書史喪亂之餘文籍散失無所於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憶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故人家譜牒所以能獨盛於他方然其間亦不能無積習之弊失在於好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家世張大其閥閼凡劉姓者皆長沙定王之後張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無一族無所自來者此雖天下通弊而於茲則殆甚焉者也予自宦游以來交天下士多矣而於廬陵士尤相親厚所謂士夫者無家無譜牒者近

同年友常郡太守吉水龍公遵序出其家譜見示且屬以序考
究精詳援引皆有証據不徇前人之失而肆一己之見直疏而
旁通之纖悉不遺切而實曲而盡如禹之導川原其所自來疏
其所由分會其所由歸其間分支異派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
理脉絡未始混淆也使後人按圖而求之據牒而考之既知其
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其得古良史作表傳之遺意歟予故序
而歸之以示龍氏之後人且以告凡江右之爲肉譜者云

瓊臺會稿卷之三終

新建縣學戴士民校正

